尹灣漢簡《神烏賦》校釋

（首發）

任攀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**（一）簡介**

1993年在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發掘了六座漢墓，在M2發現一塊記錄衣物疏的木方，在M6（年代爲西漢晚期）發現23塊木方和134枝竹簡（有1枝無字）。在M6出土的134枝竹簡中有21枝寬簡（編號114—133，無字簡未編號），其餘均爲窄簡。20枝有字寬簡中有1枝（132號）書寫有“神烏傅（賦）”的標題，有18枝書寫此賦正文，另1枝（133號）上部文字漫漶不清，下部雙行小字，內容疑與此賦作者或傳寫者有關。無字寬簡也當屬於書寫《神烏傅（賦）》的冊書。同墓所出《君兄繒方緹中物疏》（YM6D13正）所記隨葬書籍中有“烏傅”，即指“神烏傅”。

114—119號簡上下有兩處爲編繩預留的空白，其他簡沒有這種留白，疑前六簡是先編後寫，後面的簡是寫後補編到前六簡後面的。

《神烏傅（賦）》標題用隸書書寫，其他用草書。文中一字的多種寫法往往差別較大，如“盜”“不”等字，給文字釋讀帶來一定難度。全篇有韻，對於韻腳文字的釋讀有所幫助。

該賦用擬人化的手法講述烏鴉勞動成果被盜取反受災禍的故事，爲探討西漢中晚期俗賦的類型、發展和流傳等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。

本篇以裘錫圭（1999）的釋文爲基礎，根據學者以及我們自己的意見對釋文作了校改。學者意見多爲宋培超（2014）收錄，可參。圖版除據連博（1997）外，另參照日本書藝院（1999）的彩色照片。

**（二）釋文注釋**

惟歲三月，春氣始陽，衆鳥皆昌，執{蟄}虫（蟲）坊皇{彷徨}。[[1]](#endnote-1)

蠉蜚{飛}之類，烏㝡（最）可貴。[[2]](#endnote-2)其姓{性}好仁，反餔{哺}於親。[[3]](#endnote-3)行義淑茂，頗得【114】人道。[[4]](#endnote-4)今歲不翔{祥}，一烏被央{殃}。何命不壽，狗{遘}麗{罹}此䓘{咎}[[5]](#endnote-5)。

欲勳{遁}[[6]](#endnote-6)南山，畏懼猴猨（猿）。去色〈危〉就安，自詫（託）府官。[[7]](#endnote-7)高樹綸棍{輪囷}，【115】支{枝}格相連。[[8]](#endnote-8)府君之德，洋洫{溢}不測。[[9]](#endnote-9)仁恩孔隆，澤及昆虫（蟲）。莫敢摳{驅}去，因菓{窠}而處[[10]](#endnote-10)。爲{畏}[[11]](#endnote-11)狸（狌）得，圍樹以棘。[[12]](#endnote-12)【116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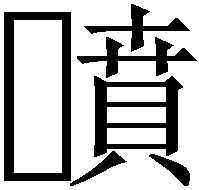
遂作宫持[[13]](#endnote-13)，雄行求材。雌往索菆，材見盗取；未得遠去，道與相遇。[[14]](#endnote-14)見我不射{謝}，忽然如故。[[15]](#endnote-15)【117】

[亡鳥]發忿，追而呼之:“咄！盗還來！吾自取材，於頗{彼}深萊。[[16]](#endnote-16)止（？）行胱{𦢎}腊，毛羽隨{墮}落。[[17]](#endnote-17)子不作身[[18]](#endnote-18)，但【118】行盗人。唯{雖}就宫持{榯}，豈不怠哉？”[[19]](#endnote-1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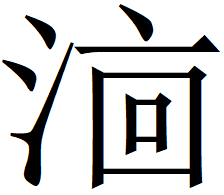
盗鳥不服，反怒作色：“□□汩涌，眾姓{生}自昌[[20]](#endnote-20)。今子相意，甚【119】泰不事。”[[21]](#endnote-21)

亡烏曰“吾聞君子，不行貪鄙。天地剛{綱}紀，各有分理。今子自已，尚可爲士。夫惑知反{返}，【120】失路不遠。悔過遷臧，至今不晚。”

盗鳥然怒曰“甚哉！子之不仁。吾聞君子，不意不佞[[22]](#endnote-22)。今子【121】……□□，毋寧得辱！”[[23]](#endnote-23)

亡烏沸{怫}然而大怒，張曰〈目〉陽{揚}麇{眉}，{奮？}翼申{伸}頸，襄而大□[[24]](#endnote-24)：“□□□□，【122】迺詳{佯}車{攫}薄{搏}。[[25]](#endnote-25)女{汝}不亟走，尚敢鼓口。”[[26]](#endnote-26)

遂相拂傷，亡烏被創。隨起擊耳，聞{昏}不能起。[[27]](#endnote-27)賊曹捕取，繫之于【123】柱（？）。[[28]](#endnote-28)幸得免去，至其故處。絶繫有餘，紈{環}樹欋梀{跼躅}。[[29]](#endnote-29)自解不能，卒上傅之。不有他措，縳之愈固[[30]](#endnote-30)。

其雄惕而驚，扶翼【124】申{伸}頸，比天而鳴[[31]](#endnote-31)：“倉=天=（蒼天蒼天）！視頗{彼}不仁。方生產之時，何與其{湛/沈}？[[32]](#endnote-32)”顧謂其雌曰：“命也夫！吉凶浮泭，[[33]](#endnote-33)（願）【125】與女{汝}俱。”

雌曰：“佐=子={嗟子嗟子}[[34]](#endnote-34)！涕泣隻（雙）[[35]](#endnote-35)下，何意宜家[[36]](#endnote-36)。□□□巳（？），□子（？）□□，我（？）□不□。死生有期，各不同時。今雖隨我，將何【126】益哉？見危授命，妾志所待{持}。以死傷生，聖人禁之。疾行去矣，更索賢婦。毋聽後母，愁苦孤子。詩云=（云：‘云云）[[37]](#endnote-37)青繩{蠅}，止于【127】杆。幾{豈}旨{弟}[[38]](#endnote-38)君子，毋信儳{讒}言。’[[39]](#endnote-39)懼惶向論，不得極言。[[40]](#endnote-40)”遂縳兩翼，投于汙則。[[41]](#endnote-41)支{肢}躬折傷，卒以死亡。

其雄大哀，躅【128】非回{徘徊}[[42]](#endnote-42)。尚羊{徜徉}其旁，涕泣從{縱}横。長炊{吹}泰{大}息[[43]](#endnote-43)，憂{懣}嘑呼[[44]](#endnote-44)，毋所告愬{訴}。盗反得免，亡烏被患。遂棄故處，【129】高翔而去。

《傳》曰：“衆鳥麗於羅罔{網}，鳳皇{凰}孤而高羊{翔}。魚鱉得於芘{笓}笱，交{蛟}龍執{蟄}而深臧{藏}。良馬仆於衡下，【130】勒靳{麒麟}爲之余{徐}行。”[[45]](#endnote-45)鳥獸且相懮，何兄{況}人乎？[[46]](#endnote-46)哀=哉=（哀哉哀哉）！寓通其{災}[[47]](#endnote-47)，誠寫愚以意傅{賦}之[[48]](#endnote-48)。曾子曰：“烏〈鳥〉之將死，其唯〈鳴〉哀。”此之謂也。【131】

神烏傅{赋}[[49]](#endnote-49)【132】

□□書（？）佐鳳（？）陽（？）□□。蘭陵游徼宏（？）光（？），故襄賁（？）□沂縣功曹□□【133】

**（三）参考文献**

連博（1996） 連雲港市博物館：《尹灣漢墓簡牘釋文選》，《文物》1996年第8期：26—31頁。

連博（1997）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：《尹灣漢墓簡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。

裘錫圭（1997） 《〈神烏傅（賦）〉初探》，《文物》1997年第1期：52—58頁。

虞萬里（1997） 虞萬里：《尹灣漢簡〈神烏傅〉箋釋》，王元化主編《學術集林》第十二卷，上海遠東出版社，1997年，頁203-225。

萬光治（1997） 萬光治：《尹灣漢簡<神烏賦>研究》，《四川師範大學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，1997年第3期：63—72頁。

日本書藝院（1999） 日本書藝院編集：《尹灣漢墓出土簡牘(神烏傅、禮錢簿、贈錢名簿、集簿)》，大阪：日本書藝院，1999年。

裘錫圭（1999） 《〈神烏傅（賦）〉初探》，連雲港市博物館、中國文物研究所編：《尹灣漢墓簡牘綜論》，1-7頁，科學出版社，1999年；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簡牘帛書卷》，261—270頁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
王志平（1999） 王志平《〈神烏傅（賦）〉與漢代詩經學》，連雲港市博物館、中國文物研究所編《尹灣漢墓簡牘綜論》，8—17頁，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99年。

劉樂賢（2003） 劉樂賢：《尹灣漢簡〈神烏賦〉“勒靳”試釋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03年第9期：9—11頁。

李零（2004） 李零:《尹灣漢簡〈神烏賦〉研究》，《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》，351—355頁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4年；《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》（修訂本），377—381頁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8年。

蹤凡（2006） 蹤凡：《〈神烏賦〉集校集釋》，台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《先秦兩漢學術》（第6期），135—176頁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2006年；《賦學文獻論稿》，152—202頁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7年。

劉麗娟（2007） 劉麗娟：《尹灣漢簡〈神烏傅（賦）〉釋文考五則》，《樂山師範學院學報》2007年第4期，75—79頁。

劉洪濤（2007） 劉洪濤：《釋尹灣漢簡〈神烏賦〉讀為“豈弟”的“弟”為“旨”字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，2007年11月17日。<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750>。

張顯成（2011） 張顯成、周羣麗：《尹灣漢墓簡牘校理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。

蕭旭（2013） 蕭旭：《尹灣漢簡〈神烏傅（賦）〉校補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，2013年8月20日，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2097>。

宋培超（2014） 宋培超：《尹灣漢墓簡牘集釋》，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4年。

陳送文（2018） 陳送文：《馬王堆天文書“陛”字和尹灣漢簡〈神烏賦〉“比”字合證》，《古籍研究》2018年第1期，178—180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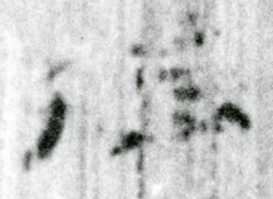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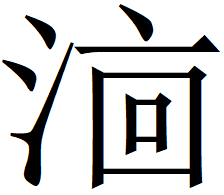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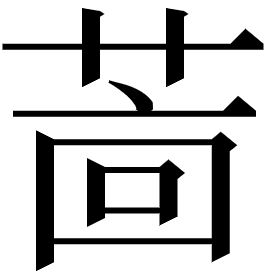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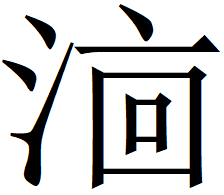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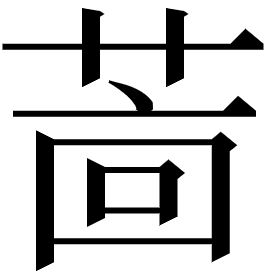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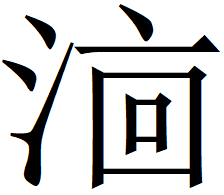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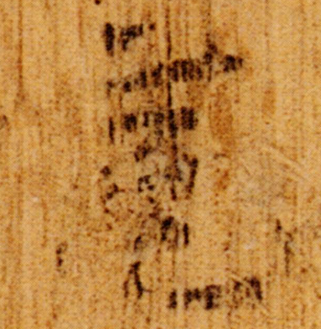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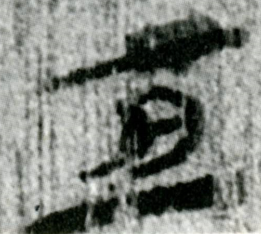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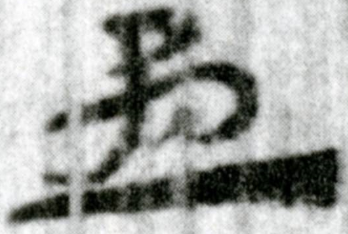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“中國出土典籍的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”（批准號：20VJXT018）、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“漢晉簡牘名物詞整理與研究”（批准號：19VJX091）的成果。

拙文蒙劉釗師、李洪財兄審閱指正，謹此致謝。

1. 陽、昌、皇押韻。“春氣始陽”指春天開始呈現陽氣的跡象。“昌”，興盛，《荀子·禮論篇》：“江河以流，萬物以昌”，楊倞注：“昌，謂各遂其生也。”眾鳥、萬物的昌盛，就是指他們生育繁衍、謀求生計之事。

   “執”，一般讀爲“蟄”。“虫”本是“虺”的古字，古文字字形象一種較小的毒蛇，至遲在秦漢時代已被人當作“蟲”字使用。（裘錫圭《文字學概要》（修訂本），117頁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3年。）“蟲”是有足鳥獸的通名。“蟄蟲”指蟄伏的鳥獸。“執”也可讀爲“鷙”。古書中“鷙蟲”多認爲兼指猛鳥猛獸，此賦中或單指猛鳥。《禮記·儒行》有：“鷙蟲攫搏，不程勇者。”下文有“車薄”讀“攫搏”，正相呼應。“衆鳥”“鷙蟲”以及下文的“蠉飛”都指鳥類。

   “坊皇”，讀爲“彷徨”，一般指來回盤旋的狀態。《文選·傷歌行》：“東西安所之，徘徊以彷徨。”呂延濟注曰：“徘徊、彷徨，皆時行不止皃。”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《說文》解釋“蠉”爲“蟲行也”，段玉裁注云：“跂爲徐行，則蠉爲疾行也。《羽部》曰：‘𦒬，小飛也。’”。“蠉飛”古書中多見，如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：“跂行喙息，蠉飛蝡動，待而後生，莫之知德。”《越絕書·吳人內傳》：“天生萬物，以養天下，蠉飛蝡動，各得其性。”“蠉飛”與“蝡動”對舉，“蠉”就應當讀作“𦒬”。（虞萬里1997）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漢代盛行烏鴉長大後還哺於親的傳說，畫像中也多見“烏還哺母”（漢幽州書佐秦君石闕）之類的題材，漢代以孝治天下，將烏鴉看作孝的象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指烏儀止美善，頗有爲人之道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此段兩句一換韻。“狗”，從虞萬里（1997）讀爲“遘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“勳”，從李零（2008）讀爲“遁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下文有“府君”的稱謂，漢代稱太守爲府君，三公以及二千石官治事之所稱“府”，“官”指官署、館舍。從後文看，“自託府官”的意思是託身於府中館舍庭院處的高樹上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綸棍，讀“輪囷”。《史記·鄒陽列傳》載其獄中上書云：“蟠木根柢，輪囷離詭。”《集解》引張晏曰：“根柢，下本也。輪囷離詭，委曲槃戾也。”“高樹輪囷，枝格相連”前面說根柢盤繞，後面說枝條交錯相連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“洫”，“溢”字簡體。“血”“益”形、音皆近，古書及出土文字資料中屢見二者作爲偏旁時通用之例（見白於藍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，第841頁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。“不測”意思是不可測、不能測，“不”側重於否定動作的結果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菓，舊釋“巢”，劉麗娟（2007）改釋並讀爲“窠”，可從。《說文·巢部》：“鳥在木上曰巢，在穴曰窠。”“因窠而處”是說烏鴉最初只是居處於樹穴之中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王志平（1999）疑“爲”讀爲“畏”，可從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這句是說府官裏的人擔心“狸（狌）”（指狸貓、黃鼠狼）抓獲烏鴉，用棘圍在樹下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“遂”有順應、因循之義，“遂作”蓋謂烏鴉順應太守府的人“圍樹以棘”的舉動而造作。“持”，裘錫圭（1997）讀爲“榯”，舉《玉篇·木部》：“榯，是之切，樹木立也。”萬光治（1997）引《淮南子·主術》“十圍之木，持千鈞之屋”將“持”解釋爲支撐，將“作宮持”解釋爲以木棍爲鳥巢作支撐。虞萬里（1997）讀“持”爲“寺”，謂“宮寺”是房舍通稱。三說均可通。無論是榯、持、寺，大概都包含支撐這一語義要素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菆、取、去、遇押韻。“菆”，《說文》有麻稈、草蓐二義，此處指築巢用的輕小材料。（裘錫圭1997）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“射”字作，舊多疑釋“利”，不可解，李洪財《釋漢簡草書中的“射”》（未刊稿）改釋爲“射”，讀爲“謝”，認爲“見我不謝”是指盜鳥見到雌鳥後沒有道歉，可從。“忽然”，虞萬里（1997）認爲是輕視、不經心的樣子，可從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“萊”本指草，“深萊”指雜草茂盛之地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“胱”，虞萬里（1997）舉出《集韻·去宕》“𦢎，腫皃。”又《平唐》“䐵，病腫。”將其讀爲“𦢎”或“䐵”（二者當爲異體），可從。腊，《說文》“昔”字籀文，義爲乾肉，此處指肉乾燥皸裂的形狀，此義有分化字作“皵”。

    首字筆畫脫落，可有止、已、己三種釋讀，從字形上難以判斷。如爲“止”，“止行”可從裘錫圭（1997）讀爲“趾胻”。“止”本是“趾”的古字，指腳。“胻”指小腿。如爲“已”，“已行”可理解爲“已將”，即已經將要。如爲“己”，則是說自己將要。前兩種釋讀的好處是名詞或副詞連用，前後句式上較爲整齊。後一種釋讀的好處是強調自己，跟接下來指責盜鳥“不作身”相對而言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裘錫圭（1997）以為“作身”猶言“身作”，爲與“人”字押韻而倒文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“怠”，蕭旭（2013）解釋爲懶惰，與亡鳥指責盜鳥“不作身”相合，可從。或解釋爲危殆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汩，舊或疑釋“泊”，從連博（1996）釋。眾，字作，多釋“家”或“泉”，裘錫圭（1997）據皇象本《急就章》第廿六章“援眾錢穀主辦均”中“眾”的寫法疑當釋“眾”，可從。“昌”字舊未釋出。涌、昌，東陽合韻。“□□汩涌，眾姓自昌”意思大概是說水流涌動，眾生自行取用以生存昌盛。這是盜鳥爲盜竊行爲辯解的話，大概是說木材就像流水一樣本來就是任憑大家取用的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“相意”是臆測、憑空猜想的意思。“甚泰”，虞萬里（1997）認爲是同義複合詞，都是過分的意思，可從。“事”，張顯成（2011）引《論語·顏淵》“先事後得”並從俞樾將其解釋爲勞，將“不事”解釋爲不幹正事，可從。“甚泰不事”意思是過分地不勞作、不治事。亡鳥指責盜鳥懈怠、懶惰，盜鳥反唇相譏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裘錫圭（1997）已舉出《論語·子罕》：“子絕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”“不意”即“毋意”。“佞”字作，舊未釋。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：“或曰：‘雍也仁而不佞。’”盜鳥前面說亡鳥不仁，下面拿君子“不意不佞”來作比較，其意在說亡鳥不但憑空猜測而且巧言善辯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寧，從萬光治（1997）釋讀。“毋寧得辱”義爲不要寧願招來羞辱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虞萬里（1997）將“襄”讀作“驤”，解釋爲仰起、上舉，引《詩經·鄭風·大叔于田》“兩股上襄”以及《漢書·鄒陽傳》“交龍襄首奮翼”兩處的“襄”都或被引作“驤”。“驤”，《說文》解釋爲“馬之低仰也”，將施動者局限於馬顯然是受到形旁的影響，它應是表示襄舉義的分化字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虞萬里（1997）據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“鳥窮則搏，獸窮則攫”將“車薄”讀爲“攫搏”，可從。但他認爲這是指忘鳥與盜鳥搏鬥則欠妥。這應該是亡鳥對盜鳥說的話，意思大概是說盜鳥沒有認識到錯誤，反而佯裝予以爭辯。“攫搏”本是利用爪牙進行搏鬥，此處指在言辭上的交鋒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裘錫圭（1997）指出“薄”“走”“口”押韻，連同上面的殘字應該都是亡鳥說的話。鼓口，即鼓動口舌，狡辯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
27. “耳”字作，寫法跟草書的一般寫法差別較大，略近於“匈”，有可能書寫時受到常見辭例“擊匈（胸）”的影響。如字讀“隨起擊耳”，可理解成盜鳥追隨亡鳥動身擊打其耳部。“隨”舊多讀爲“墮”，但“墮起”不辭，如照此說只能將“起”看作“地”之訛字，“墮地擊耳”大概是說亡鳥受到創傷後墮落地上又撞擊到耳部。不管如何，這句話都是說亡鳥位於頭部兩側的耳朵受到撞擊，因而昏迷不起。 [↑](#endnote-ref-27)
28. “曹”字作，舊多釋“皆”，裘錫圭（1997）指出上部不從“比”，遂闕釋。萬光治（1997）引周鳳五說釋此字爲“曹”（周鳳五《新訂尹灣漢簡〈神烏傅〉釋文》，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，台灣政治大學等主辦，台北，1996。）周說可從。“賊曹”即賊輩，也是對盜鳥的稱呼。 [↑](#endnote-ref-28)
29. 裘錫圭（1997）疑“絶繫有餘”指盜鳥加於亡鳥的“繫”（絲繩）雖然斷絕但仍有殘餘捆在雌鳥身上，讀“紈”爲“環”，認爲“欋梀”與《史記·淮陰侯傳》“驥驥之跼躅，不如駑馬之安步”中的“跼躅”音義皆近，指受到繩子拘束不能正常行走的一種狀態。此解於義最優。下文說自己不能解開繩子，最後只能將繩子纏縛在身上。 [↑](#endnote-ref-29)
30. “有”字作，舊或闕釋，或釋“肯”。“不有他措”意思就是沒有其他措施辦法。 [↑](#endnote-ref-30)
31. 陳送文（2018）讀“比”爲“指”，解釋爲嚮，可從。 [↑](#endnote-ref-31)
32. 字作，舊未釋。上博七《君人者何必安哉》甲篇簡8-9有“先君靈王乾溪云{殞}”，後二字的釋讀爭議頗多。本賦中“”讀音上與“仁”押韻，意義上與生產相對，可知同從“㐭”聲的“”的詞義確當與“殞”相同或相近，白於藍（《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》，1369頁，福建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）將其讀作“沈”，可從。《漢書·鄒陽列傳》載其獄中上書有“荆軻湛七族，要離燔妻子”，劉向《新序·雜事三》“湛”作“沈”。“湛”是“沈”的古字，本來意思是湛沒，引申出滅絕、消失義。本賦中“何與其{沈}”是責問天爲何要在萬物生育繁衍的春天讓它們滅絕呢？ [↑](#endnote-ref-32)
33. 浮泭同義連用，“吉凶浮泭”就是於吉凶中浮泭。 [↑](#endnote-ref-33)
34. “佐子”讀“嗟子”，又作“嗟嗞”，發語詞。 [↑](#endnote-ref-34)
35. 此字作，舊多疑釋“侯”，或看作“疾”之訛字。居延舊簡217.29號簡“隻”字作，兩者除最下兩筆交叉與否略有不同外，寫法基本一致。該賦“隻”為“雙”字之省。漢代文字資料中，“雙”可省作“隻”。譬如，《隸釋》卷九漢《故民吳仲山碑》：“吳公仲山少立名跡，約身剛己，節度無隻，不貪仕進。”宋婁機《漢隸字源》謂“隻”即“雙”字省文；鳳凰山167號墓遣策35號簡“緒卑㔸一隻”，整理者注釋云：“《史記·龜策列傳》：‘王獨不聞玉櫝隻雉。’隻，《集解》引徐廣曰：‘隻一作雙。’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遣策凡言‘隻’者，出土實物多為雙。‘雙’簡省作‘隻’，蓋漢代習俗。”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》，中華書局，2012年，第164頁。）另參張涌泉：《“雙”字孳乳考》，《漢語俗字研究（增訂本）》，348—356頁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0年；廣瀨薰雄：《“”字小記》，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、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主辦：《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（第1輯）》，104—107頁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14年。 [↑](#endnote-ref-35)
36. “意”作（），舊未釋出，“宜”作（）舊多釋“互”，“家”字寫法與“眾”相近，蓋有訛誤。下、家都爲魚部字。“涕泣隻（雙）下，何意宜家”，大概是說現在悲傷哭泣，哪還有心思考慮宜於家室之事呢？ [↑](#endnote-ref-36)
37. “云=”，重文號連讀三次。引《詩》一般稱“詩云”，加上首句開頭二字爲“云云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37)
38. “旨”舊多疑釋“自”，從劉洪濤（2007）釋。 [↑](#endnote-ref-38)
39. 見《詩經·小雅·青蠅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39)
40. “懼惶”即“惶懼”。“懼惶向論，不得極言”意思是惶恐地向雄鳥論說事理，不能夠窮盡申說。 [↑](#endnote-ref-40)
41. “汙則”有“污廁”（指廁所）、“汙側”（指水坑旁側）兩種讀法。 [↑](#endnote-ref-41)
42. 躅，裘錫圭（1997）謂與“躑躅”義近，可從。“躑躅”，聯綿詞，又作“躊躇”，義爲猶豫。 [↑](#endnote-ref-42)
43. 炊，《說文》解釋爲“吹”省聲，可讀爲“吹”。“長吹”是長長地噓氣。“泰{大}息”即喟歎。 [↑](#endnote-ref-43)
44. 嘑，《說文》解釋爲“號也”。“呼”，《說文》解釋爲“外息也”，即向外呼氣。 [↑](#endnote-ref-44)
45. “勒靳”，從劉樂賢（2003）讀爲“麒麟”。古書中屢見與此《傳》文意思大致一致的說法，如《呂氏春秋·應同》：“夫覆巢毁卵，則鳳凰不至；刳獸食胎，則麒麟不來；乾澤涸漁，則龜龍不往。”鳳凰是飛鳥之長，蛟龍是水蟲之長，麒麟是獸類之長。 [↑](#endnote-ref-45)
46. 懮，憂愁，哀痛。 [↑](#endnote-ref-46)
47. “寓”字作，舊釋“窮”。“寓”即寓言之“寓”，義爲寄託，《漢書·敘傳》評司馬相如賦稱：“寓言淫麗，託風終始。”“通”，陳說。《漢書·夏侯勝傳》：“先生通正言，無懲前事。”顏師古注：“通，謂陳道之也。”“寓通其災”大概是說陳說亡鳥遇到的災禍而有所寄託。 [↑](#endnote-ref-47)
48. “誠”可讀爲“請”，《晏子春秋·晏子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》：“嬰誠革之”，王念孫謂“誠”讀爲“請”。“寫”，竭盡。“愚”字作，萬光治（1996）引周鳳五說釋“愚”。“愚”是對自己想法、考慮的謙稱。萬說讀“寫”爲“瀉”，可從。《春秋繁露·天地之行》有“竭愚寫情”，與“寫愚”意思相同。“誠寫愚以意賦之”是說請竭盡所能根據自己的見解鋪陳此事。周說將“寫愚”解釋爲“抒發情志”，亦可參。 [↑](#endnote-ref-48)
49. 此是標題簡。同墓所出“君兄繒方緹中物疏”木牘所記書籍中有“烏傅”，即指此賦。 [↑](#endnote-ref-49)